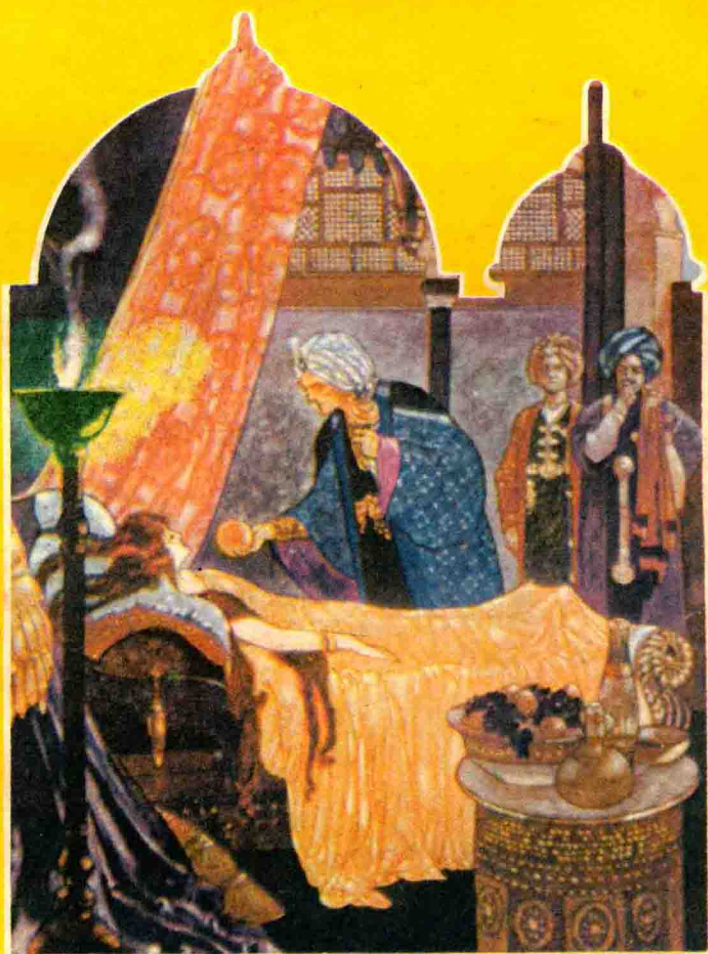


哈桑奇遇记

HASANG QIYUJI



一千零一夜故事集之三

哈桑奇遇记

张 雁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一千零一夜故事集之三

哈桑奇遇记

张 伧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.5 插页2 字数 63,000
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16,700册

ISBN7-5327-0621-4/I·290

定价:1.15元



目 录

- 1 哈桑奇遇记
- 57 阿迈德和仙女的良缘
- 101 少妇和五个求爱者



哈桑奇遇记

从前在埃及有一位苏丹，他处事公正，为人仁慈宽厚，既乐善好施，又心胸开阔；然而，他的骁勇英武也使周围的国家闻风丧胆。苏丹手下有位宰相，他深谋远虑、精明强干、明察秋毫，精于文艺又熟知百行百业。

却说宰相有两个儿子，哥哥叫谢姆斯丁·穆罕默德，弟弟叫努勒丁·阿里，长得都一表人才，而且象他们爸爸那样多才多艺。后来宰相去世，苏丹就派人召他们兄弟俩进宫，各赐一件宰相穿的官服。他们穿上之后，苏丹对他们说道：

“听说你们父亲去世，我很难过，对你们的丧父之痛深表同情。为了用事实证明我对你们的慰问，现在对你们两人授以同样的高位，因为我知道你们生活在一起，手足之情亲密无间。今后可要学习你们父亲的榜样。”

两位身受苏丹恩宠的新任宰相谢过恩，便回到家里，吩咐为他们的父亲举行葬礼。一个月过去之后，他们开始在

公开场合露面，还第一次去苏丹御前议事。此后，既然天天要议事，他们也就每天必去上朝，从不间断。每逢苏丹出猎，两兄弟之中必有一人伴驾，而苏丹的这种眷顾之恩由兄弟两人轮流领受。一天，做哥哥的又将于次日随苏丹出猎。当天晚上两兄弟在饭后闲谈时，谢姆斯丁·穆罕默德对努勒丁·阿里说：

“弟弟，我们俩都还没有娶亲，日子又一起过得这样融融乐乐，所以我倒有了个主意。我建议：我们在同一天娶亲，娶的新娘该是两姐妹，而且要从门当户对的人家里挑选。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依我看，哥哥，”努勒丁·阿里回答说，“我们既然这样手足情深，这个提议自然是恰如其分的，可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。在这件事上，你怎么想，我就一定怎么去做。”

“哦，还有呢，”哥哥接下去说；“我的一套想法比这个可要周全得多呢。要是说，我们娶亲后有生儿育女的福气，要是你妻子给你生个儿子，我妻子替我养个女儿，那么等他们长到男婚女嫁的年纪，我们就让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。”

“妙！”弟弟大声称赞，“这可真是个绝妙的想法。这桩婚事将使我们之间亲上加亲。对此，我毫不迟疑地同意。不过，我说哥哥，”他接着又添了一句，“要是这桩亲事真的成功，你是不是要我儿子划一笔财产到你女儿的名下呢？”

“办这件事该没什么困难，”哥哥说道；“我想，除了婚约里一般都有的那些条款之外，再以你儿子的名义，至少另给

三千个金币、三处上好的地产，外加三名家奴。相信你对此不会有异议吧。”

“这个我可不能同意，”努勒丁·阿里回答道。“我们既是兄弟俩，又是同僚，彼此的地位和官衔都不相上下，是吗？我们两个也都知道什么叫办事公道，对不对？既然是男尊女卑，为什么你就不该给你女儿一份体面的陪嫁呢？我看清楚了，你这个人哪，无非是想用人家的钱塞满自己的钱袋。”

其实，努勒丁·阿里的这几句话是说着玩的，可他哥哥是个火暴脾气，听了大为不快。

“但愿你儿子晦气星高照！”他气呼呼地说道。“谁叫你竟敢把他置于我的女儿之上！你听着，你说话既然这么无礼，我已不肯把女儿嫁给你儿子了，哪怕你把财产都归在她名下，哪怕你另外再借钱来给她。”

兄弟俩的这一场争吵真叫莫名其妙——连个孩子都还没有呢，却已经在为孩子们婚事争吵了——可是事情还不止于此。谢姆斯丁·穆罕默德居然还威胁起弟弟来了。

“要不是明天我非得随驾出猎，”他说，“我就叫你早些见到报应。不过我回来之后会让你明白：你刚才对我说的这些混帐话决不该出于一个弟弟之口。”

说完，他便进了自己内室；弟弟也同样回到自己内室。

谢姆斯丁·穆罕默德第二天一大早起来，进宫随苏丹出发了。但努勒丁·阿里却难过了一夜。他想来想去，觉得哥哥如此待他，也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。这样的哥哥，

怎么还能再住在一起呢？他下定了决心，要离开这个家。他命人替他准备了干粮，替一匹精壮骡子上好鞍辔，随身带了些钱和金石，便动身出发；对家里的人只说是要出一次门，大概得过三四天回来。

离开了开罗之后，他取道沙漠前往阿拉伯。但是半路上他的骡子腿瘸了，他只得靠自己的双脚继续前进。可他运气很好；有个去巴尔索拉的信使赶上了他，让他也骑上骆驼，坐在那人后面。他们到达巴尔索拉之后，努勒丁·阿里下了骆驼，谢过那信使的帮助，便沿着街一路走去，想找个住处。

这时他看见有个身居高位的人带着大批随从朝他而来。当地的百姓对这位显贵都是毕恭毕敬的；他还没走到，百姓们就已静候一旁，等他过去。努勒丁·阿里也象别人一样停下了脚步。这人是巴尔索拉苏丹的宰相，现在正亲自在城里巡视，以确保京师的安宁无事。

这位大人放眼四望，偏巧就看见了阿里，这位后生的动人容貌一下子吸引了他。他双眼朝努勒丁·阿里盯望着，心里对他颇有好感；待到行至近处，看到这外乡人一身出门人的装束，便停下来，问他姓甚名谁，从哪里来。

“大人，”努勒丁·阿里回禀道，“我来自埃及，是开罗人。因为在家同一位亲属发生口角，我决心离乡背井，周游世界，宁可死在外面也不愿回家。”

这位宰相年高德劭，听了这番话后，说道：

“我的孩子，别再坚持你原先的打算了。这个世界上有的只是苦难而已，你哪里知道，今后的旅途上你将承受多少的艰难困苦。还是随我来吧。也许，我能使你忘却造成你这次离乡背井的原因。”

巴尔索拉的宰相把努勒丁·阿里带去之后，不久，便把他的优秀品质看得一清二楚，于是格外地宠爱他。有一天两人单独相处，老宰相对他说：

“我的孩子，你也看得出我已上了年纪，活不了多久了。老天赐给我一个独生女儿，长得同你一般俊俏，如今已到了成亲的年纪。朝里有许多位高权重的王公大臣，他们都曾为他们的儿子向我提亲，但是我从来也没法说服自己让女儿嫁出去。我既这么喜爱你，又觉得你完全配得上我们家，所以我愿意招你为女婿。要是你乐于接受我这提议，我就把招你为婿的事奏明苏丹，求他恩准一件事：把我这相位让你。再说，我要在晚年图个安静，所以，我准备把所有的产业连同掌管国事的职权一起都交付给你。”

努勒丁·阿里听了这番话，拜倒在宰相的脚前，喜悦和感激的心情溢于言表地宣称：不管恩公有何吩咐，他无不立即照办。

于是宰相把管事的家臣都唤到一起，命他们把这府邸里的大厅打点起来，准备举行一次盛宴。他给朝廷里的王公贵人、城中的耆宿名流都发了请帖，邀他们全来赴宴。努勒丁·阿里早先曾把自己的真实身分告诉过他，所以等宾

客到齐之后，他向人们说道：

“朋友们，我很高兴，因为过去我有件事一直秘而不宣，可今天已能告诉你们了。我有个哥哥，他是埃及苏丹的宰相，正如我有幸在这里当我们苏丹的宰相一样。我的这位哥哥有个独生子，他不愿让他儿子在埃及的朝廷里择亲，却把儿子送到我这里，要让他同我的女儿结为夫妻；这样，我们家族的两支人又能合而为一了。你们眼前的这位贵公子一到此地的时候，我便认了这个侄儿，而现在我要让他做我的女婿。我准备今天就为他们举行结婚仪式，相信你们各位会赏光参加的。”

老宰相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他想造成一种印象：他没把女儿许给那些向他提亲的高贵人家，为的是把她嫁给自己的侄儿；这样一来，向他提过亲的人就不会因为曾遭到拒绝而不快。情况也正是如此。来客听后都说他这桩亲事办得对，还说都乐于参加婚礼，并希望真主永远保佑这次美满的联姻，以这婚姻结出的果实来祝福他们叔侄俩。

对相府千金和努勒丁·阿里的婚事称赞一番之后，人们便入席坐定，开始享用珍馐佳肴。宴会进行了好长时间，在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进来了几位手持婚约的民政官。赴宴贵客中最有权势的一位，当下在婚约上签了名，于是民政官们全都退下了。

来客散尽之后，宰相唤来专司沐浴事宜的随从，要他领努勒丁·阿里去浴房。这时，新郎发现不仅沐浴的用品

一应俱全，而且还为他备着洁白美观的细麻布新内衣。他舒舒服服地洗好澡，想把外衣穿上，但是送到他手里的却是一袭华丽无比的衣服。这样装束好之后，又用了些味儿最为优雅的香料，便去拜见现在是他岳父的宰相。老人一见他这模样，喜不自胜，嘱他坐在身旁，说道：

“我的孩子，你已向我吐露了你的家世和你在埃及朝廷中的官职，也把同你哥哥口角的事告诉了我，并说过这就是你离乡背井的原因。你是一定不会向我隐瞒任何事情的，所以我想请你告诉我：这是一次什么样的口角？”

于是，努勒丁·阿里把这次兄弟相争的前因后果细细说了一遍。宰相听后，忍不住哈哈笑出声来。

“这可真是件闻所未闻的怪事！只不过是为一桩虚无缥缈的婚事，你们兄弟俩怎么竟能够争到这步田地？你为这么件小事而同你哥哥口角，使我觉得遗憾。不过话得说回来，我同样也看得清楚：你哥哥只为了你一句玩笑话便动了气，这就是他的不是了。总之，我还得感谢这次口角。要不，我哪儿会得到一个你这样的女婿呢？”

“但是，”老人停顿了一会，又接下去说道，“夜已深了，你也该睡了。去吧；我女儿正盼着你去呢。明天我带你去觐见苏丹。依我自己心想，他接见你的结果会使我们俩都称心的。”

努勒丁·阿里从岳父身边离开，去了新娘的闺房。奇怪的是，就在巴尔索拉举行这场婚礼的同一天，谢姆斯丁·

穆罕默德也在开罗成了亲。那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：

努勒丁·阿里抱着永远也不回来的想法离开开罗之时，谢姆斯丁·穆罕默德正随苏丹出猎在外。过了一个月，他才回来，一到家，便跑进努勒丁·阿里的住处，可是却听说：就在苏丹出发打猎的那天，他弟弟借口要出四五天门，也骑着骡子出了开罗城，此后就音讯全无了。这消息使谢姆斯丁·穆罕默德大吃一惊，而且，他觉得弟弟之所以出走，是因为他这做哥哥的出言不逊。

谢姆斯丁·穆罕默德懊恼万分。他派出一名急使，由大马士革去阿勒颇。但当时努勒丁·阿里却在巴尔索拉；所以急使回来时，并没有带来任何有关阿里的消息。谢姆斯丁·穆罕默德并不绝望，决定再派人沿其他几条路线去寻找努勒丁·阿里。可也就在这同时，他同样打算结婚成家了。他选中了一位开罗最有权势的侯门千金，巧的是，他定下的吉日，也正是他弟弟与巴尔索拉相府千金成亲的日子。

这还不算，后面还有巧事呢。过了九个月，谢姆斯丁·穆罕默德的妻子在开罗替她丈夫生下个女儿；而在同一天，努勒丁·阿里的妻子在巴尔索拉产下一个男孩，取名贝德雷丁·哈桑。那位巴尔索拉的宰相因为添了外孙而极为高兴，作为庆贺，他向穷人施舍了大量钱财，又举办了一些公众的欢庆活动。同时，为了表明对努勒丁·阿里的钟爱，他进宫奏请苏丹降旨，让他把职权移交给女婿，以便他谢世之前就可心满意足地看到阿里接了他的权位。

苏丹立即准其所请，命努勒丁·阿里当场就穿上宰相的官服。

努勒丁·阿里接了官位，开始主持朝政。老岳父看在眼里，满心快活。努勒丁·阿里对这份新职务应付自如，仿佛一直就是掌管朝政的。所以，凡岳父因年老体衰而不能上朝的时候，便由他主持朝政。

终于，在女儿成婚的四年之后，这位善良的老人去世了。不过他死而无憾，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小辈已经羽毛丰满，站稳了脚跟，而且还保证要维护他这家族的荣誉和声望。

老岳父去世之后，努勒丁·阿里无限悲痛，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料理了丧事。待到他儿子贝德雷丁·哈桑七岁那年，便把他置于一位著名教师的门下，开始接受适合于他出身的教育。

贝德雷丁·哈桑从师才两年，就已经能念会写，而且还能默出整部的《可兰经》。这时，他父亲努勒丁·阿里另外又为他延请了几位教习。在学业上他长进极快，到了十二岁那年，就不再需要师长的指导和帮助了。而且，这时他的容貌也出落得极其俊俏标致，真是人人见了人人爱。

做父亲的指望儿子有朝一日能接自己的班，所以在培养儿子经邦治国的能力方面不遗余力。总而言之，凡是可能有助于他爱子进步的事，他做得面面俱到，一件不漏。他已开始看到自己的培养在结出果实，然而正当他为此满心

欢喜时，病魔却突然来袭，而且来势凶猛。

他自感末日将至，也就准备象个体面的穆斯林一样坦然地去死。在这弥足珍贵的时刻里，他仍念念不忘他的爱子贝德雷丁·哈桑，急急打发人把儿子唤到床前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

“我的儿啊，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会烟消云散的，只有我马上要去的那个世界才永恒不灭。从现在起，你也得开始准备起来。只有这样，将来你走上这条路时，才不会有所遗憾抱憾，良心也不会有所不安，因为在穆斯林或正人君子应尽的本分上，那时的你已做到了一切。关于你所信仰的宗教，你已接受过几位师傅的指点，读过一些书，在这方面已得到了充分的教导。至于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应尽的本分，我现在要给你一点忠告。当然，首先应当让你知道你的家世。但是在你不知道我的情况之前，你就不可能了解这一点，所以我现在就来告诉你。

“我生于埃及，我的父亲是那个国家里苏丹的宰相。而我也曾有幸同我哥哥一起辅佐那位苏丹。你的这位大伯名叫谢姆斯丁·穆罕默德，依我看，他现在准还健在。当时我不得不同他分离，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国家。有关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，我给你准备好一份东西，你读后自可明白。”

努勒丁·阿里说着，便取出一卷他亲笔写的文书，交给了贝德雷丁·哈桑。“拿着吧，”他说；“有空的时候读一下；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一些别的事，而且还能得知我成婚的日

期和你自己的生辰。”

看到爸爸病情这么严重，又听了 he 这一番话，贝德雷丁·哈桑打心眼里感到难过。他热泪盈眶地接过文书，保证要永远珍藏起来。

努勒丁·阿里继续对儿子谆谆教诲，直至弥留之际。去世之后，根据他的身分、地位，安葬一事自然安排得隆重如仪。父亲去世后，贝德雷丁·哈桑心头的哀痛难以得到排遣和慰藉。根据礼俗，持服期是一个月，但是他悲不自胜，居丧守孝足足两个月。在此期间，他足不出户，闭门谢客，甚至也没有去觐见和朝拜苏丹。

对于此种失敬之举，苏丹大为不悦，认为这是目无国君的表现，于是怒气直冲。在此之前，他已选定了一位大臣代理努勒丁·阿里的职务。这时，苏丹召来这大臣，正式任命他为宰相，面谕他即去查抄已故宰相的府邸，同时，也要抄没贝德雷丁·哈桑的其他宅第、田产和财物，要抄得他一千二净。而且，苏丹还严令这名官员：要把贝德雷丁·哈桑也拘捕起来。

新宰相王命在身，当即出发去执行。却说贝德雷丁·哈桑有个奴仆，偏巧就在近朝臣议事之处的人堆里。他一听到这个消息，便急忙来向主人报警。只见主人正坐在他宅子的前厅里，依然满怀悲伤，仿佛他父亲还刚咽气。这奴仆纵身扑倒在主人脚前，气喘吁吁地叫道，“逃吧，我的主人，快逃吧！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贝德雷丁·哈桑抬起头来问道。“你听到了什么消息？”

“我的主人，”家奴答道，“您一刻也不能耽搁了。苏丹为您的事大发雷霆。现在他们奉苏丹之命，正要来这里抄没您的一切家产，还要把您本人抓去。”

这个奴仆一向忠心耿耿，恋主情深。他带来的消息使贝德雷丁·哈桑有点晕头转向。

他问道，“难道我进一趟内室，去拿点现钱和金银珠宝也来不及吗？”

“我亲爱的主人，”家奴答道，“新宰相马上就要到了。您马上出门逃吧。”

坐在安乐椅里的贝德雷丁·哈桑一听，顿时站了起来，把便鞋穿上，接着撩起长袍的一角往头上一兜，遮着脸便往外逃去。他不知道该往哪里逃才能躲过这场临头的灾祸，首先想到的是他得去最近的一个城门。他一刻不停地奔跑着，终于来到了公共墓地。这时天色向晚，于是他打算先在他父亲的墓旁过上一夜。这座墓还是努勒丁·阿里生时营建的，造得又高大又富丽堂皇，样子象个圆屋顶。但是贝德雷丁·哈桑还没有走到，就遇上了一名既开钱庄又做生意的犹太富豪。

这个名叫艾萨克的犹太人认识贝德雷丁·哈桑，当即止步并恭恭敬敬地行礼。在吻过对方的手之后，他说道：

“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声，大人，都已这个时候了，您只

身一个人还上哪儿去啊，而且看来神色还如此不安？是碰上了什么烦心的事吗？”

“是啊，”贝德雷丁·哈桑答道，“我刚才睡着的时候，梦见我爸爸。他怒容满面，仿佛很生我的气。我一吓就吓醒了，所以马上赶来，想在他墓前祈祷祈祷。”

“大人，”贝德雷丁·哈桑离城的真正原因，这犹太人并不知道，他说道，“身为宰相的令尊大人不幸作古，但他仍有几艘满载货物的船航行在海上，如今这些都属于您了。我求您眷顾我，别理会别的那些商人。我实力雄厚，能用现钱把您几条船的货物全都买下。为了证明我此言不虚，只要您愿意，我肯付您一千个金币，买下您第一条进港船上的货。钱在这钱包里，我这就准备成交。”说着，他便取出一只大钱包，给对方看了看。

贝德雷丁给逼得离家逃亡，全部财产尽遭籍没，因此将犹太人的提议视作上苍的恩典，心里有一种绝处逢生的快乐之感，于是采纳了对方提出的办法。

“我的大人哪，”犹太人开口了，“这么说，我付一千个金币，您第一条船到港之后，船上的货您就成全我啦？”

“对，”贝德雷丁·哈桑答道。“这笔交易就这么定了。”

犹太人把装金币的钱袋放进对方手中，一边还表示愿意当面把数目点一遍。但贝德雷丁·哈桑说他完全相信艾萨克的信誉，让他不必麻烦了。

“那么，大人，”犹太人接着说道，“您肯劳驾写个文书，